

HuZhanfen

那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今年的“世界读书日”，不知怎么地就想起了我们家那本神秘的“手册”。

我不说你也猜到了是不是。是的，它叫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。

那本手册在我家曾长期“神秘”。它当然不是禁书，在那个10年里，它至少被印刷了几百万册，但也不是什么“好书”，后面印着“内部发行”说明发行渠道受限，父亲不但从不推荐它，还常常有意无意地藏它，掖它，有一次还被我撞见，他和母亲深夜的捧读，颇有前人“雪夜拥衾读西厢”的温馨。是以它既是家庭“显学”，又是家庭隐学。反正它溜边，一直插在书架的最侧面。书脊被贴掉了书名，但我们并没特别注意它。

彼时正从童年走向少年，我们兄弟的身体已经渐渐起了变化。

除了悄悄地有了小小的喉结，我们对所有异性的信息都非常敏感，有时候看到女性内衣和特别用具的晾晒也会心别别地跳，走进公共厕所更会觉得异样，好像大家对隔壁的声音都是假装充耳不闻的。

我同龄的孩子中有几个据称还能闻到女性身上特有的气味，举例说，我们正撅着屁股扎堆地玩，他会突然叫一声：“我阿姐来了”！然后跳出人堆跑了，我们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他姐姐奉命抓他回去。

事情的突变是缘于一次偶然的“听壁脚”。我说了，我家那本书“时隐时现”，它的来历已不可考，反正极破，父亲“饱读”后，总是晃几下，就不见了书影，某夜我听“壁脚”，听到父亲轻轻对母亲说，那本书我收起来了，不能给小赤佬看到！这本书，一翻就翻到这一页，根本不用查目录……

我知道他们意思。那本书事实上被我“晃”过一眼。那天父亲看了不及收起，被我飞快地翻了几页，因为“那一页”被人实在翻得太多，以至于像有书签一样，一顺手就到了这一页，吓一

跳，赫然一整页的画页，已被高度磨损得像一张翻毛鹿皮，乍看黑黢黢的，奇奇怪怪，还想细看，已被父亲察觉，一把收走了。

从此就一直想有机会细细地端详“那一页”，无奈这样的端详几乎遥遥无期，一直等到“一打三反”期间，父亲再次被关进“牛棚”，我才捞到机会——照例像有书签似的，一翻就翻到这一页，纸质都快磨破了，再翻下去，其实相关内容有好几页，那图已像毛玻璃一般，一根根黑色横线拉出来，本来说好是标注部件的，现在线条磨损不堪，都不知道谁标注谁了，就如此“卖相”了，还是被人算计。


说起此书，除了男女通吃的“那几页”，还有许多简易的保健防病知识，对面一栋房的杜利基，说好只借一晚的，等到翌日去讨书，竟然硬说没见过，他姐姐戴一副眼镜，高中生，满脸青春痘，一看她表情就是她蓄意卡下的，当年叫“剋书”，但死不承认，你拿她什么办法？

我们在她家门口闹了很久不果，

当天深夜就把他们家的玻璃窗给干掉一扇。

五十年后老邻居聚会，杜利基的姐姐已是个鸡皮鹤发、眼昏牙豁而年届七十的丑陋老妪了，问她当年还记得此事否，她居然哈哈大笑，说，你这样的书，当年一起插队的100多个兄弟姐妹一共才3本，“那几页”都翻黑了！也多亏了这书，靠着它我们自学针灸、学防疫、学避孕、防溺水、防触电、防蛇咬、防中毒……当然，那一晚的玻璃窗，是你砸的是不是？！

我们握手言和。同时对自己父母表示感谢，别看他们表面严厉，其实很多父母对此书都是故留一条华容道的，那就是不建议阅读，但你看了也算了。

看了那一页，我们才学做男人或女人。谢谢你们！

**靠它我们自
学针灸、防疫、
避孕、防溺水、
防触电、防蛇咬、
防中毒……**